

新民晚报 星期天夜光杯 / 夜光杯



傍晚时分, 护工小琴正推着轮椅, 让我在医院的花园里透气。她跟我说: “你看那位老人 97 岁了, 头发还黑黑的。”我注视那位老人, 他就跟我打招呼, 我忙过去跟他握手。问他尊姓大名。他答: “我叫洋油。”我奇异地叫: “洋油老先生。”他轮椅后的护工说: “他是个院士。”我一生没认识过院士。他又说: “我姓木易杨, 油字怪怪, 是木字旁, 一个酉字, 下面四点。”我不认识这个字。他就把一个“樯”字写在手心上让我认。当然, 我还是不认得。我希望他提供一些他写的和别人写的关于他的篇章, 供我阅读。

我在病房里看到: 杨樯写的《毫厘抒怀》。我先查《新华字典》, 用拼音, 没有查到这个“樯”字。后来, 看到刘长水写的《杨樯传》, 才知道: 《辞源》中注释为“樯, 聚集”。《诗·大雅·棫朴》: “芾芾棫朴。薪之樯之。”其意为骄杨将聚集时代的大洪流中去燃烧, 发光、发热!

杨院士的祖父是个放牛娃。他把牛牵到农村私塾边, 把牛拴在大树旁。他就趴在学堂窗口, 听老师讲课。他终于被老师抓住, 拷问。他居然能够对答如流。老师就免费收他为徒。后来他成为当地的著名的私塾教

师。这样, 也就改变了杨家的命运。杨樯幼年时, 看到父亲的一本图画书, 书上有艘大轮船, 行驶在水面上。他就问父亲: 这船怎么不会沉, 又怎么能行走? 问这问那, 开始对船感到了兴趣, 从而一生与船结缘。

在广州他上培正中学时, 就写出了“广东造船史”一文。18 岁去英

幸运的邂逅

黄宗英

国格拉斯哥大学学习造船工程, 暑期到船厂当学徒。大学毕业后, 他就迫不及待地回国, 参加抗日战争。

不论是幼年随父母南北奔波, 青年留洋学习, 来去都坐船, 他不晕船, 亲身体验远洋轮船的构造、性能。他 23 岁开始就到同济大学、交通大学、大连理工大学等校讲课。

杨樯晚年研究船舶史的木帆船时, 他曾亲身乘坐从上海到崇明岛的一艘木帆船。在船上, 他在船老大(船长)身边, 了解船的性能和操驾技术。他对一条航线, 多大的船, 航速多快, 怎样的形状和布置, 经济适用和在风浪中不进水, 颠簸和缓等都作了仔细的分析研究。

他迄今共著作编写出版十几本专著, 近百篇论文, 对船舶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我到华东医院南楼 415 室去探望他, 他很惊喜。他住在很讲究的单人间, 有电话。他麻利地从书桌里取出名片, 为我写下他病房的电话。他亲切地讲起他的家务事。他老伴 85 岁, 是续弦, 是四个孩子的母亲。他是怎么会爱上四个孩子的母亲呢? 这是个很有人情味的驰骋于专业领域的院士。他的名片上, 只有中国科学院院士、交通大学教授两项。他 80 岁时, 捐了 50 万元给杨樯助学基金。以后, 又捐了 20 万元。他有捐钱的习惯。《文革》时, 他自己也很穷, 他还匿名捐款给揭不开锅的贫苦农民。

他的病房里, 有电脑。他打电脑是 80 岁时学的。我看他没有打印机, 问他: 怎么打印呢? 他答: 每周他的司机都会来, 他会将磁盘给他, 让他拿出去打印。

我借了他新写的《谈教育》回房了。匆匆写了此篇。老人们是很喜欢朋友的。我在医院, 对 100 岁开外的陈鲤庭、汤晓丹等都采访过。我记得年轻时, 有“新华丛刊”的单行本, 一角一本。这篇《谈教育》如能有单行本多好啊, 连幼儿教育都有所论述呢。

编者按: 今起本版刊出九十高龄的黄宗英女士新专栏: 《天下都乐》, 写人物、写经历、写感受。她以前的《百衲衣》专栏, 曾述写生活百态, 很受读者好评, 已结集出版。

(一)
大魄力, 人情味, 二者兼备是难得的。

有两种人最不会陷入琐屑的烦恼, 最能够看轻外在的得失。他们像是两个极端: 自信者和厌世者。前者知道自己的价值, 后者知道世界的无价值。

人不由自主地要把自己的困境美化, 于是我们有了“怀才不遇”、“红颜薄命”、“大器晚成”、“好事多磨”等说法。

心理学家们说: 首先有欲望, 然后才有禁忌。但事情还有另一面: 首先有禁忌, 然后才有触犯禁忌的欲望。犯禁也是人的一种无意识的本能, 在儿童身上即可找出大量例证。

一个仗义施财的人, 如果他被窃, 仍然会感到不快。这不快不是来自损失本身, 而是来自他的损失缺乏一个正当的理由。可见人是一种把理看得比事情本身更重要的动物。

假如你平白无故地每月给某人一笔惠赠, 开始时他会惊讶, 渐渐地, 他习

人性现象

周国平

惯了, 视为当然了。然后, 有一回, 你减少了惠赠的数目, 他会怎么样呢? 他会怨恨你。

假如你平白无故地每月向某人敲一笔竹杠, 开始时他会气愤, 渐渐地, 他也习惯了, 视为当然了。然后, 有一回, 你减少了勒索的数目, 他会怎么样呢? 他会感激你。

这个例子说明了人类感激和怨恨的全部心理学。

有的人头脑肆无忌惮而躯体安分守己, 有的人头脑安分守己而躯体肆无忌惮。

(二)
厌恶比爱更加属于一个人的本质。人们在爱的

问题上可能自欺, 向自己隐瞒利益的动机, 或者相反, 把道德的激情误认做爱。厌恶却近乎是一种本能, 其力量足以冲破一切利益和道德的防线。

厌恶比喜好更能反映一个人的本质。喜好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 可以是出自心灵, 也可以是缘于感官, 可以是出自个性, 也可以是缘于时尚。相反, 厌恶往往出自心灵深处和个性特质的一种不由自主的反应。

在社会关系领域, 厌恶也比喜好属于更深的层次。因为共同的喜好, 人们

结为同伴, 因为共同的厌恶, 人们才成为同志。

厌恶比喜欢更加本能。在环境、时尚、潮流的影响下, 人们容易没头没脑地喜欢一样东西, 可是你若厌恶一样东西, 那多半是你自己的真实秉性和内在经验在说话。所以, 喜欢可以模仿和传染, 厌恶却不能, 一旦产生则也难以克制。当然, 人们也会追随权势和舆论去声讨一样东西, 但这往往出于利害的计算, 和厌恶是两回事, 其中真正起作用的情感, 在一些人是野心, 在另一些人

是恐惧。天性健康者之间容易彼此理解, 天性病态者之间往往互相隔膜。原因何在?

套一句托尔斯泰的话——

健康与健康是相似的, 病态和病态却各不相同。

理性早熟者的危险是感性发育不良。凡别人必须凭情感和经验体会的东西, 他凭理性就理解了。于是就略去了感性的过程, 久而久之, 感性机能因为得不到运用而萎缩了。

偏才或有强的感情, 或有强的理智, 或有强的意志。全才三者俱强, 因而要忍受最强烈的内部冲突, 但也因此有最深刻的体验和最高的成就。最强的本能受到最深的潜抑, 从而有最耀眼的升华。



守望者语

走进圣彼得堡

徐思阳

——多想快点长大, 看那段被我错过属于这座城市的最美年华。

这座城市凝聚了那个国家所有的骄傲。

小桥、流水、岛屿、鲜花。曾经的人民, 用双手从海里掏出了这千顷土地。

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传递着那个古老帝国时代的辉煌与骄傲。

光荣的名字——圣彼得堡。

她追随先人的脚步执掌幅员辽阔的帝国, 向西方学习扬长避短缔造双头鹰属于自己的荣光, 我从来没有忘记她的徽记凌厉宛若刀锋足以割裂时间——那是统治的雄心。她是新兴的帝都, 繁荣了无数代的王朝, 终于拥有了斯拉夫民族在这片极北的土地上延续了千年的归属感与灵魂

的骄傲。岁月的年轮碾过西伯利亚的冰雪开启新的时代, 共产主义的细胞悄无声息地进驻这个国家的心脏。有人给彼得的新娘换了新的名字, 他们说要让这座城市带着布尔什维克的光辉永世长存。

光荣的名字——列宁格勒。

纳粹的铁蹄并未蹂躏她挺直的颈项, 尽管留下的是累累白骨和无声的泪水。硝烟蔓延中, 克里姆林宫的天空依然是鲜艳的红色在飘荡, 伴随着哥特七姐妹闪着刺眼光芒的飞檐, 张扬着将自己彻彻底底显露为异类的世界两极。

的确是超级大国的雄姿令整个世界震颤, 忌惮中的分崩离析在一夜之间以摧枯拉朽的力量席卷整个国度。幸好悲剧不是发生在列宁格勒。

伴随着苏维埃联盟解体而来的是巨大的动荡和内外忧患。低迷的外交和经济……不见了曾经那段英姿勃发强弓挽, 忘却了昔年那场挥斥方遒点江山……

那段巨变迭起的岁月里有多少人惦念着那遍地机遇的大苹果, 又有多少人隔了一整个大洋望眼欲穿, 好像那头的月亮也更圆几分。当两极冷战结束, 好像再也没有多少人想起来这座千年积淀下的城池有着完全不输于它们的辉煌。

多少年后的 2014, 她再次站在世界极北地区的制高点俯瞰天下。双头鹰的强硬变成如今的刚柔并济; 俄罗斯从苏联解体后的阴影下走出, 第二次成为世界强国。

这样的光辉灿烂, 像极了五十年前的列宁格勒。只不过那时, 她属于昔日的苏维埃联盟; 而如今, 它属于一个在历史长河中重新崛起的国家, 俄罗斯联邦。

曾有人点评, 圣彼得堡很像我生活的上海。在某种程度上, 确实如此。上海作为与圣彼得堡一样的教育、经济中心, 亦为中国培养出了一代又一代的人才, 是黄浦江畔靓丽的一道风景线, 更是中国对外的门户。

这或许是缘何我对圣彼得堡有如此深刻的感触; 不仅因为家族因缘, 更因为它的曲折蜿蜒的历史, 教会了我如何坚持、坚定和坚强, 并不是冬天还未离去, 而是春天还未到来!

——有感于第四次亚信峰会在上海成功举办, 愿中俄友谊长存, 并且怀念外公在列宁格勒求学的时光。



信任

张煦棠

吉建富, 我同他结识将近 30 年了, 在《新闻报》, 我们共事 4 年, 他是一个不断出奇招的人。新的《新闻报》刚诞生, 几个报社合并, 办公室没有着落, 眼睛一眨, 他把房子借来了, 叫我天天跑 7 层楼梯去办公, 说是让我锻炼身体; 好好地起跑跑新闻, 他写起长篇连载小说, 记者照干, 眨眼又是作家了。2010 年世博会召开前夕, 忽然上门送我一

本新著《海派报业》, 研究起上海的报业史来了。2013 年 5 月 5 日, 我专程第一次按响他家的门铃, 急匆匆去看望这位刚从“鬼门关”归来的老同事、老朋友。而 10 月 15 日中午 12 时, 我吃罢午餐, 正手拿几张报纸打算例行午休, 忽然门铃大作, 快递送来的是吉建富又一部新著清样, 说是写“信任”的专著。

信任, 当今热门话题, 小至老人倒地, 要否相扶? 大至美国发生信任危机; 人与人、国与国, 信任, 无所不在, 无时不在。吉建富, 你怎么写? 他竟要我写他的专著序言, 我怎么敢当? 可我尽管耄耋之年, 记者习性不改, 他送上门的新著, 我立即退回书桌前坐下, 把一大叠书稿清样放在膝头, 迫不及待地看了起来; 读下去, 读下去, 抬起头一看座钟, 已经一口气读了一个多小时, 心里嘀咕: “这小子, 信任, 这个热门话题, 竟把他写活了!”

再回头看题目, 书稿的题目似乎没定, 只见“信任自己, 信任别人, 被别人信任——我的信任记忆”。信任, 这么一个



序跋精粹

严肃的题目, 竟然可以这么写, 竟然能这么吸引人读下去, 我由衷地钦佩……

他写信任, 从儿时就有记忆开始, 一直写到现在, 整整 50 年, 用 77 个故事, 把“信任自己, 信任别人, 被别人信任”贯穿始终。中间每遇故事要紧处, 画龙点睛, 作出 73 个“感悟”, 以及数个“途中遐想”。

在我看来, 这部专著既像一部吉建富的自传体小说, 又像一部社会纪实小说, 娓娓描述, 从童年家中角落里的 1 分、5 分硬币开始, 如何取得父亲、外婆的信任; 信任从童年就要养成。到学校, 同学间, 师生间, 如何建立彼此间的信任; 进入工厂, 迈入社会; 从新闻岗位到文艺圈子, 一则故事接着一则故事, 一个人生阶段, 递进到又一个阶段, 每一则故事, 每一个阶段, 均紧扣着如何自我建立信任, 如何取得别人的信任, 这里边有顺利的愉悦, 曲折的忧伤, 亦有一旦失去信任的悔恨: 于是, 反复告诫务必珍惜得之不易的人际交往中彼此的信任, 千千万万警惕由于自己的不慎而失去信任; 人际间的互不信任, 乃至引发社会的信任危机……

最后讲到“重构我们的信任”。他大声疾呼, 对信任要“永怀一颗敬畏之心!”他引用明代思想家、哲学家吕坤的名言: “畏则不敢肆而德以成, 无畏则从其欲而及于祸。”他最后写道: “生活还在继续, 我将伴随‘信任’一路同行……”

《我的信任记忆》序(节选)

荒无人烟的黑瞎子岛是天然的牧场, 岛上栖息着珍贵的毛皮兽和鸟类, 在黑龙江及其支流以及河滩湖泊中有许多珍稀鱼类, 比整个伏尔加河流域的还要多。我们在岛上巡逻时, 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 每前进一步都异常艰难, 有时脚下一滑, 一不小心踩进了泥窝, 稀泥和着水迅速把靴子灌得沉甸甸的……

黑瞎子岛上冬天漫天飞雪, 在岛上巡逻执勤, 犹如步入了一片白茫茫的冰雪世界。一片雪野无边, 毫无遮挡, 雪大、风大、奇冷的恶劣气候, 时刻考验着我们的意志。雪野中拿着指南针都很容易迷失方向。去年冬天, 根据执勤计划, 雷达站站长陆息太带队巡逻。当时地表温度最低达零下 47 摄氏度, 踏着一米多深的雪壳子, 寒风似刀, 我们双腿像灌了铅, 又累又困。班长王鲁斌

催促大家往前走, 在这里睡着了一定会被冻死。他带头在风雪中高唱《我守卫在祖国东极》。官兵们被一种精神力量支撑着, 一个拉着一个艰难前行……7.5 公里的一段路, 从早晨走到了天黑。巡逻归来时, 我们满脸是霜, 全都变成了“圣诞老人”。

夏季, 岛上到处是湖水沼泽。我们不知道这个荒岛有没有“食人沼泽”, 但在岛上执行巡逻, 道路是异常艰难的, 走着走着, 眼前就会被一条河水或沼泽拦腰截断去路。为了不改变巡逻路线, 我们经常涉水冒险前进。前些天, 巡逻组趟着没胸口深的湖水, 深一脚浅一脚试探着艰难地往前走, 深秋季节湖水冰凉刺骨。这时不知是谁“妈呀”一声,



我们顺着战士手指方向仔细一看, 竟然有一条一米多长的水蛇。为了避免被蛇袭击, 我们轻轻从旁边绕行而过, 没有惊扰到那条水蛇。岛上草多是蚊虫的天堂, “蚊子多得可以用眼皮夹住”。脚下是艰难险阻, 上边还要经受蚊子、瞎犴和小咬的轮番轰炸, 其情景可想而知。

一次巡逻时, 我们遭遇 4 只野狼, 在距离 150 余米处奔跑。这样的情况很多, 因岛上野狼、“黑瞎子”(棕熊)等野生动物多, 上级领导为了确保我们执勤安全, 做出特殊规定: 夜晚在岛上执行巡逻潜伏官兵必须带枪, 并且允许子弹上膛。

“豪饮寂寞守东极, 笑傲风雪不言悔……”我们默默用青春

和热血履行着戍边使命, 忠诚守卫着祖国的领土。“芦花白, 芦花美, 花絮满天飞, 千丝万缕意绵绵, 路上彩云追……”下士张明亮说, 前些天总政歌舞团雷佳登岛慰问演出, 她深情地唱起优美动听的《芦花》。就是因为感觉守岛官兵艰苦寂寞, 雷佳去年冬天以来先后两次上岛为官兵演出, 每次唱歌雷佳都限含热泪。

深秋季节, 放眼望去, 我看见黑瞎子岛到处是近一人高的芦花, 映衬着巡逻组若隐若现的身影。我忽然感悟到, 我们就像这坚强美丽的芦花一样, 经历风霜雨雪, 不畏艰苦坚守岛屿。让芦花为我们作证: 守岛官兵青春最美!

多亏那顿面, 多亏那些水……明请看本栏。

守卫边防线